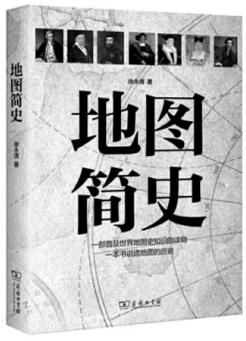


地图从来不只是地理的底片

本报记者 史冬柏

提示 自然资源厅门户网站正式上线发布了14幅32开幅面的2019版辽宁省地级市标准地图,引发网友关注,许多人留言评论:“规范使用地图,一点儿都不能错。”其实,人类对地理的关注自古以来从未间断,对地图的热忱也从未消减。商务印书馆今年出版的《地图简史》就以全球视角梳理了地图的演变历史,作者徐永清在这本书中力图揭示:地图通过时间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双重作用,在时间坐标上一次次发生形态嬗变,在空间坐标上一次次扩展地域范围,其背后是人类探索与发现的科学精神与执着追求。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有这样一段叙述:“我觉得你靠看地图比亲自前去更能了解城市。”忽必烈一边合上地图册,一边对马可波罗说着。马可波罗则答道:“人在旅行时会

发现城市差异正在消失,每座城市都与其他城市相像,它们彼此调换形态、秩序和距离,形态不定的尘埃入侵各个大陆。而你的地图却保存了它们的差异;它们千差万别的风格组合,就像其名字字母组合那样各不相同。”卡尔维诺借历史人物虚构的对话耐人寻味。在我读来,与眼见为实相比,地图尽管是一种抽象表达,但却拓展出无限的想象空间,恰如人们总是依靠地图去想象一个国家,而这恰恰是地图的魅力所在。

不仅仅是为了指路

曾有句宣传语:“我们将成为知道迷路是什么意思的最后一代人。”今天,地图“浓缩”进智能手机,成为一个不占多大内存空间的软件,却能够收纳地球上的大部分空间,让人们享受到巨大便利,以至于出门问路在日常生活中趋于低概率事件。显然,地图为人们最熟悉和常用的功能就是导航指路。可最初人类为什么要制作地图?设计初衷及对应的地图功能,恐怕绝非导航方向不致迷路一言能蔽之。

现存“最早发现的地图”,是距今4500年前一种画在巴比伦黏土片上的地图,只有成人手掌心大小。这个地图把古巴比伦放在一个圆形世界的中心位置,四周是水。地图的真正作用,是让持有者(通常是国王)认识整个世界,当然前提是自我为中心。

在我国,古人早期曾把地图铸在大鼎上,以象征王权。有迹可循的第一张“全国地图”,便是夏禹绘铸的《九鼎图》。九鼎乃夏王朝的镇国之宝,亦是国家权力的象征。

用今天的眼光看,历史上的地图既然不仅仅是为了指路,精准性和实用性难免有所欠缺。对此,历史地理学者唐晓峰说得好:“古代地图上的信息是珍贵的,虽然科学性差一些。使用古地图,

用不着批评它如何如何不准,而是要善于在里面找出有价值的信息。每一幅地图都有主题,在主题表达上,按照作者自己的标准,都是达标的,达标就是一种准确。所以看古地图,首先要把握主题。”

真正为人们指路的地图,直到公元14世纪才发展起来。当时,数学理论特别是几何理论产生巨大进步,为地图学和测绘学发展奠定了基础;欧洲人的活动范围日益扩大,商业贸易尤其是远洋贸易迅速发展,客观上需要精确地图作指导……正如作者概括的那样:“海洋孕育了科学、精确而有实用价值的地图。航海者的实际需要,把地理学家和地图学家的实际工作,从大规模的海域图转向特定区域的地图。海员们以航海经验证实地球的轮廓,科学、翔实的现代地图,首先在海路上得到发展。”随着大航海时代来临,从哥伦布开始,旅行家、冒险家、航海家的足迹与轨迹犹如画笔,真实可信地不断绘制出最新的地图并发扬光大。在这个意义上,文艺复兴不仅复兴了文艺,也复兴了地图。

此外,历史上的地图可能也不像今天这样为普通人所轻易掌握。实际上,地图走进寻常百姓家是近几个世纪的事。人们都熟悉阿柯刺秦王的典故,当时荆柯为了能见到秦王,就拿着燕国督亢之地的地图进献,“图穷而匕首见”。可见,地图是国之机要与瑰宝。正是考虑其重要性,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缴获各国地图,秘藏于丞相府,建立了国家制图和藏图制度。《史记·萧相国世家》这样记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取代秦,为收藏缴获的《秦地图》及一批秦国档案文件,萧何还专门建了一座“档案馆”。

公元2世纪,罗马历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就在著作中介绍,

罗马帝国的世界地图仅供政府使用,个人私藏地图是犯罪行为。15世纪早期,葡萄牙的航海家亨利王子和他的继位者,竭尽全力对他们新发现的非洲海岸建立并保持其商业垄断地位,要求对航海地图严格保密,不准泄露那些地方在何处以及如何到达的信息。十五六世纪的西班牙人,同样实施地图保密政策。

不仅仅是客观摹写

“人们把对地球的认识画在地图上。”英国历史学者杰里·布罗顿说:“地图或是表现了人们对他们所处世界的态度,或是将全球历史中某些特定时刻的特定世界观具体化,常常是两者皆然。”

应该说,地图是一种主观与客观并存的东西。无论中西方,制作地图的传统和发展历程都体现着人类地理知识和科学测绘技术的进步。事实表明,那些最新科技成果和仪器广泛交流和交易的地方,往往正是地图制作最发达的地方。同时,地图也展示着人类认识世界的无限可能。地图看似是纯粹客观的地理记录,但其背后则是制作者的观念,乃至一个时代人们的普遍观念,从而也影响着不同的实践及其后果。

人类的发现永无止境,拥抱地球的探索从未止步。历史的演进线条总有波峰波谷,地图的演进也是如此,制图大师辈出的年代,尤其令人心驰神往。从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的100年间,人们对地理知识的了解突飞猛进,制图科技取得长足进步,甚至形成不同的地图学派,很多成果影响至今。仅以德国地理学家洪堡为例,他在大西洋两岸的旅行中注意到,相对于同纬度的大陆东岸,大体上中纬度地区大陆西岸的平均气温较为温和,从而颠覆了纬度决定气候的经典概念。洪堡在35个测量点进行温度测量,根据前人和他自己所测

量的世界各地温度,于1817年首次绘制了全球等温线图。于是,同纬度各地的气候才得以相互比较,大陆气候和海洋气候的差别才因此显著,“等温线”概念由此确立。

“几乎所有的近现代探险家,在闯入未知的陆地和海洋进行探险的同时,不论是出于领土占领或殖民的目的,还是出于科学的目的,都无一例外地进行了地图的测绘工作,并取得了辉煌的制图成果。”当然,自发的个体性的探索发现逐渐过渡到自觉的集体行为。以国家为主体,采用科学测绘技术,开展大规模的测量、制图始于17世纪。17世纪末,欧洲资本主义到了成年期,地图学也在迅速发展。为了瓜分和控制新发现的殖民地,以及出于满足领土扩张和战争的需要,必须进一步了解大陆腹地的自然和经济情况,于是大规模的三角测量和测绘大比例尺的基本地形图,在许多国家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地图发展的主流。清初,中国开展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家制图行动。康熙帝指派专人,以欧洲传教士为技术骨干,从1708年始,至1718年终,历时10年,完成了《皇舆全览图》。在制作过程中,第一次测绘了世界最高峰并注为珠穆朗玛峰,奠定了中国近代地图测绘的基础。

唐晓峰有这样观点:我们的大地从来不只是历史的过场,它和中国的文明、思想完全融合在一起。由此想到,地图也从来不只是地理的翻版或底片。稍作思考不难联想,就像中医经络图一样,现代地图上一条条实际并不存在的经纬线,不就是在给这个表面杂乱无章的外部世界赋予秩序吗?地图显然是基于对地理的发现而来的一种发明,既是如实的摹写,也是有意识的创造,体现着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反映着人类的世界观。尺寸之间,气象万千,引人遐想的还有太多太多。

那些语言里的度,过目不忘

申震艳

做了20年文字工作,知道自己对每一个写下的字都负有责任,因为每个字、每篇文章、每本书都有可能跟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瞬间相联系。“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毫无征兆地,我们的灵感会与他人相遇,我们会眼前一亮,心头一热,甚至热泪盈眶。语言的魔力无所不在。

朋友遭遇重疾,大家在一起喝着苦茶。面对午后斜阳,心中百感交集,眼中泪光闪烁,却无以言表。茶凉了又热,热了再凉,雾气萦绕,默默无语。很长时间过去了,要散时,一个比我们年龄小了一轮的朋友突然说,我下载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发在群里。“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

百多年”,我们握手告别,仿佛有了新的力量。

现当代文学史课堂上,有时会鼓励学生比赛背诵名言,总是鲁迅的最多。不说枣树那些著名的梗了,单是两个定语就足以征服我:一是“红红绿绿的动”,二是“川流不息的吃饭”。童年就是在乡村的谷场上看戏的,那些高耸入云的发髻,飘飘欲仙的水袖一直留在记忆里,此刻,《社戏》里“红红绿绿的动”将我带回儿时的夜晚,逼真的记忆来到眼前,简直妙不可言。又比如《伤逝》写五四时期自由恋爱的悲剧,当于君嫁给涓生,追求到所谓的自由的爱情之后,紧接着的是“川流不息的吃饭”。这决不是促狭,而是人生的要义。我们的用词习惯,川流

不息都是跟人群、车马结合在一起,鲁迅就用它来修饰吃饭,这与我们这个“以食为天”的民族见面就问“吃了没?”是多么匹配;“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自由婚姻又如何?“川流不息的吃饭”就是人生要有所附丽的基本注脚。同时,这种陌生化的搭配也在更新我们的语言结构。

对于鲁迅语言的如刀如雕刻,很多作家、评论家谈得多了。余华的谈论让我印象尤深。年轻时,他刚开始写作不久,有人让他去改编电视剧,他也想赚钱,商量着改编鲁迅。于是他就认真阅读鲁迅,最后却放弃了并劝朋友别糟蹋鲁迅。他举两个例子:一是《狂人日记》中只用一句话就把人写疯了——“赵家的狗为何多看

了我两眼?”二是《孔乙己》中写到孔乙己被打折了腿后喝酒,“原来他是用这手走来的”。余华的谈论证明他读得很细致,正是这种反复细读给他带来了写作的精准。

最近翻阅余华新出的一本随笔《我只知道人是什么》,有两句话跳入眼中,叫我难忘,是描述我们文学界的朋友,其中一句话是写北京大学中文系老师陈晓明。上世纪80年代末,陈老师还在社科院读博士,余华去拜访他,他说他是一个诗人,他的诗发表在研究生院女同学们的笔记本上,我只看了一遍就记住了。我觉得这个笔记本特别好,如果说他发表在女生们的日记本或者心里,那就会显得不够庄重,发表在笔记

本上,我觉得这就跟陈老师学者的身份、他对诗歌的爱好、语言的哲思性非常契合。另一句话是写《收获》的编辑程永新。他们也是很年轻时开始交往的,余华赞誉他是“巨鹿路上的潘安”。大家知道巨鹿路是《收获》杂志的所在,是文学青年的圣地,但我们设想一下再夸张一点儿,说他是上海滩的潘安会怎样,那意味就会大打折扣。语言的度是相当重要的,“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同样适合于语言。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不同的认知装置,有不同的眼睛、不同的心灵、不同的阅历,让不同的语言跳出跃出。最终,我们会被那些自己过目不忘的语言塑造、建构并形成新的认同。

书单

寂静而深邃的凝视

英国作家斯巴福德写过一本书叫《小书痴》,开头是这样的——母亲过去常说:“当你坐在家看书时,随便是哪个角落,我总能感觉得到。因为那时候会有一种特别的寂静——看书的寂静。”斯巴福德说,那是一种极其厉害的寂静,不知怎么,就能穿过墙壁和天花板,响亮地告诉周围的人。当那片寂静飘落下来,盖过人声、车声和狗吠,一道闸门向内打开,向着书中的数据打开……

本期书单从“寂静”开始。特别推荐的《思考的芦苇》是日本作家太宰治寂静的思索,他用平实素净的叙述方式,不急不缓地表达生活,以及与世人分享他在琐碎细微的日常中感受到的希望和生命之光。内容豁于日常,却温柔地抵达生活的本质,深刻动容,完美地表达了太宰治的温暖情思、生活感悟、自然之爱及内心深处的倾诉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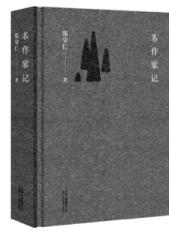
非虚构作品《名作家记》,是作者张守仁对中国文学黄金岁月进行的一次寂静而深邃的凝视。书中许多事,时过久远,但写得细节丰富,每个人的对话都清清楚楚,除了作者记忆力惊人外,还有秘密法宝——60多本日记,详细记述了张守仁与冰心、汪曾祺、孙犁、徐迟、钱钟书、杨绛、王蒙、铁凝、宗璞、史铁生、张贤亮、张洁、骆一禾、陈建功、贾平凹、李存葆、冯骥才、从维熙等诸位作家的交往故事。

凉意无边的寂静里,捧杯热茶,进入记忆的世界吧。



《思考的芦苇》

日本作家太宰治散文随笔集、评论集。在这本文集中,太宰治一扫昔日的悲观消极,借由对人与社会、自然的关系的思索,以时而轻快活泼、时而温柔成熟的笔触,书写出更真实更坦白的自己,转瞬即逝的念头、飘忽不定的思绪,再经过反复的修改与细腻的修饰,直白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名作家记》

本书是《十月》杂志创始人之一、编辑家张守仁的最新散文集。在40余年的文学编辑生活里,围绕文学和作品,他和作家们接触渐深,成为挚友、诤友,情谊深厚。作者记忆力超群,又常年以白记记录点滴,故他笔下所写皆能准确翔实,细微处也毫不模糊。这本书中,可见名作家们的人生经历、文学见解、个性特质,甚或鲜为人知的情感故事,可观时代细节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变迁。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中国精神 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 中国表达



中国龙腾 中华圆梦

中国网络电视台制 河北蔚县 王文林剪纸